

陈村,作家圈朋友都叫他“村长”,村长的原创桥段不少。三十年前,新民晚报的资深编辑林伟平请一帮作家朋友参观延安中路刚建成的晚报大楼。大家兴致勃勃地来到最高一层的会议室,大有一览众山小之概,村长抬头望了望天花板,冷不丁蹦出一句:“可以搭阁楼。”众人笑翻。

这几个字既体现了地方特色,又折射了时代风貌,还绕到了上海人的痒处,堪为绝代妙语。

搭阁楼是上海人的一大发明。上海滩阁楼之多,值得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遥想当年这座慢慢摊开之际,石库门房子如雨后春笋,门楣上写着富足、安详、仁寿,后来战争来了,难民来了,房子不够安排,二房东、三房东就挖空心思拓展空间,阁楼应运而生。上海话中的“二层阁”“三层阁”,与西方建筑中自带窗子的“假三层”并不一样,中式阁楼内部是个三角形空间,必须挖孔开窗才能透气采光。

女孩,早出晚归,见了邻居客客气气,关了门别有洞天。贺友直画石库门风情,就有一幅画专门描写夹层的:男人挑了一担煤

球颤颤巍巍地走上楼梯,女人在煤炉上炒菜,作孽啊!

老宁波对上海石库门生活太熟悉了,只有他画得出来。

妈妈还告诉我:夹层里住的是二房东。想不通是吗?二房东把最敞亮、最正气的前客堂、前厢房租给人家,可以赚更多的钱。想象着二房东老太在阁楼里钻进钻出,在昏暗的灯光下数钱,我对莫里哀笔下的阿巴贡就有了深刻理解。

阁楼上的风景

沈嘉禄



最难时世中,上海人能在阁楼容身算是不错啦。在有些石库门房子,比如沿街开商铺的那种,底楼比较高爽,那么在底楼与二楼之间的楼梯旁边会有一扇移门,拉开,露出一间夹层。天哪,夹层只有一米多高,身子根本站不直,这也能住人?我们家隔壁那幢房子就有夹层,住着两夫妻加一个

上世纪70年代知青回城,弄堂愈发局促。大龄青年要结婚,要生子,单位里房子紧张,头发花白的老师傅还在排队,轮到不知猴年马月呢。求人不如求己,搭阁楼成了华山一条路。用三角铁、工字钢、方子、三夹板,叫上几个师兄弟,一两个休息天就大功告成。再不行,买两副木板也能凑合一下。

房管所规定,阁楼的横梁插进墙壁就要收房租,产权归公;凭空搭建不打墙洞,就不收房租。我们家“历史形成”的阁楼是不插墙洞的,但在一次大修

十月既望,稻蟹俱肥,吃新米饭,尝大闸蟹是江南秋天里的美事。稻米是江南人的主食,白米饭软糯香甜。有人说“人生不过一碗饭”,一碗好米饭源自一粒好稻种。江南人为了吃上一碗好米饭,从古至今一直在培育好稻种,探究如何种出好稻米。《稻品》就是记述明代太湖地区三十多个优质稻种的专著。这种地区性水稻品种志,在古代非常少,据史料记载只有两本,另一本为《禾谱》。

《稻品》中提到最多的地方是松江,这款稻在松江叫什么名,是什么形状,可见松江稻业之盛,优质稻品之多。松江农人保持着培育优质稻种的经验与传统,所以有了闻名遐迩的“老来青”稻米,获全国金奖的“松早香”稻米。尽管现在稻田少了,农民更少了,但他们依然努力地探寻培育优质稻种,每年在这个丰收在望季节,到嘉兴、苏州、无锡、常熟等江南稻品基地寻觅好稻种,学习好经验。他们也每年在这个季节举行一次大米品评活动,看今年有哪些“有苗头”的新品脱颖而出,尝尝谁家的稻米种得更好。年复一年,他们秋收“品稻”,春来种“新稻”,新品好米层出不穷,丰富了稻品。

中山墙重砌,工人师傅为安全计,给阁楼加了一根穿墙的横梁,房票簿上随即增加了四角钱。前几年老家动迁,倒是折算了一半面积。

大多数阁楼属于隐蔽工程,弄堂房子看上去还是二楼三楼,内部已成为五楼六楼。再后来沿街房子的居民破墙开店,下面挖地三尺做生意,上面搭阁楼住人。今天不少财大气粗的老板,当初就是靠着这样的盘算挖到第一桶金的。

有阁楼,就会有老虎天窗。上海的老虎天窗各有千秋,蔚为大观。当年赵丹在电影《聂耳》中探身老虎天窗拉小提琴的一幕,真把一班中学生迷死了。我经常幻想家里的阁楼突然开了个老虎天窗,阳光“噌”地一下撑满了小世界。

然而现实是骨感的,天窗的难度大于登蜀道。至少有四五年光景,我一直在没有天窗的阁楼里打转,直不起身子,但可以安放一个矮柜。我装了电灯,挂了几个镜框,里面镶嵌着从外国画报上剪下来的美女和风景,高考复习时每天奋斗到半夜三更。

稻品·蟹云

如果阁楼开了天窗,世界就不一样了。住在带天窗阁楼里的小男孩都有爬屋顶的壮举。站在方凳上,手搭天窗引体向上,一骨碌就翻了出去,“悄悄地进城,打枪的不要”。我与邻居玩伴一起爬过屋顶,屋顶上有晒干的猫屎,有废弃的自行车轮胎,有野蛮生长的野葱……干硬的瓦片咯咯响着,有好几块倔强地玉碎。走在刀刃般的屋脊上,左右张望,心里未免慌张,两边就是斜坡,若是脚底打滑,就会不可阻挡地滑下去,要么天井,要么后弄堂,重则粉身碎骨,轻则断手断脚。

站在制高点往周围眺望,可以看到自己的五层楼学校,看到淮海公园的假山,看到沪南发电厂的烟囱,看到国际饭店。苍茫的地平线伸向遥远,莫名的惆怅突然涌上心头。大上海,你如此地辽阔!

爬屋顶是一趟冒险的旅程,被家长知道少不了一顿臭骂,但在国庆节那天获得了赦免。吃了晚饭我们坐在屋顶上看焰火,最期待“百鸟朝凤”过后,被探照灯照亮的夜空突然绽放一大片降落伞,恰似水母般地向城南飘来。我们高举晾衣服竹竿去拦截,

一旦得手,便喜滋滋地剥开降落伞系着的硬纸筒,里面有一卷水果糖,真甜!很久以后读到金字澄的《繁花》,阿宝与蓓蒂爬上屋顶,阿宝10岁,蓓蒂6岁,两个孩子在屋顶上并肩坐下,眺望远方,像受洗一般庄重而纯净。瓦片是温热的,黄浦江那边传来巨轮的鸣笛声,悠扬如圆号。蓓蒂紧拉着阿宝,江风穿过她的发丝,轻舞飞扬。这一幕,想必深深感动每个爬过屋顶的上海男人。

前不久我在微信上看到一张照片,夜色温柔的上海,四个小帅哥爬上屋顶,他们身材“峻峭”,各持一架单反,向着浦江对岸的东方明珠眺望。年轻人背对着镜头,默默无语,我看到了恰似星光的希望。

我忘了是谁拍的,又没存在手机里。先容我向作者致敬,然后请知情者告诉我,我想用这张照片做我下一本散文集封面。

难得糊涂,是郑板桥,经常糊涂,是吾辈老者。难得糊涂,属人生愿景,经常糊涂是无奈的现实。

不知从啥时起,健忘就紧随着那苍苍白发及沟壑般的皱纹无情袭来,它们联手老我容颜,毁我记忆,让我等变成了一个老糊涂。

不信?请听老友的诉苦:去看菊展出门已过正午,等车时坐银行台阶上吃了个苹果垫饥。上车后掏墨镜,翻遍所有的包袋,不见踪影。自付,莫非是在扔苹果核时连同墨镜随手扔进垃圾箱了?好像还听到“咚”的一声。于是下车,往回走两站去寻那价钱不菲的墨镜。她戴上一次性手套,在路人不屑的目光里,第一次在垃圾箱掏了半天,这才发现,不是自己扔苹果核的那个垃圾箱:附近没有银行,也没车站。罢罢罢,再退回去半站,终于在准确的位置上见到了目标垃圾箱。沮丧的是,箱内除了自己才扔不久的苹果核的塑料袋外,再无一物。墨镜哪里去了?她立定在垃圾箱旁,脱掉手套,又一次将包袋翻了个底朝天,天呢,那墨镜兀自静静地躺在手机包包的夹层里!这一幕令她悲伤,曾几何时,绘图纸不差分毫的工程师,怎么就成了一个老糊涂?

这事糊涂得像个笑话。但有的,就差点糊涂成了灾难:一位老奶奶从边陲小镇来到儿子的家,她重

对孩子教育,我们完全开放式,从不逼他们做任何事。别人孩子都送补习班,几年、十几年地送,我们从不,也不像别的孩子那样,钢琴、跳舞成为必修。我们的理念只有一个,让我们的童年过得开心。

童年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应该无忧无虑。一个孩子过不好童年,在我看来,是家长的错。小孩都是喜欢玩的,我们喜欢看他们玩得开心的样子。一

七夕会

每年秋天,总有这么几天,满城桂花香,我和几个朋友也总要去桂林公园访秋。坐在草地上,天似阴似晴,云时隐时现,空气中飘着浓郁的桂香,一阵风吹来,桂花洋洒洒拂在脸上、发上,每个人都变得金灿灿,香喷喷。飘忽的花香中,我恍惚起来,穿过树梢稀薄的烟云,回忆一点点地走近。

那年金秋时节,我与桂香结缘。有关部门发起为孤儿义养基金筹款,我也参与策划。消息发出后,有不少学校响应,我们决定在交大子弟小学举办首场活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方明正在上海,他得知后也来了。

走进校园,一阵阵桂香扑鼻而来。大礼堂坐满了师生,一条鲜红的横幅“金爱心在行动”,点明了主题。台侧放着捐款箱,台前堆满了衣物、文具、书包,每份礼物都用红绸带扎好,上面有只小信封,是捐赠人写的祝福语。校长致词后,全场响起了欢呼声:“小强!小强来了!小强好!”排山倒海的喊声中,夹杂着发自内心的欢笑。我一看,两个学生推着一辆轮椅过来,上面歪斜地坐着个孩子。我走过去,只见他半闭着眼,头低着,对我伸出的手视而不见。我拍拍他的肩,他也毫无反应。主持人大声宣布:今天,小强同学来学校,我们欢迎他回家。全场响起一片掌声,持续了很久。

原来这是已毕业三年的一个学生,因病致残,不能与人正常交往。母亲只好辞去工作,在家照顾他,父亲不堪重负,也病了,全家陷入困境。学校得知后,对这个早已不在校的学生伸出援手,不断派人探望,帮助解决问题,还持续捐款,使这个风雨中飘摇的家有了依靠。学校凡有活动,总是把这个孩子请回来,让全校学生看到世间虽有不幸,但只要有爱,就可以携手同行。今天,又把他请来了。全校教师排队捐款,好几位眼中含着泪,我站在捐款箱前,对每一位老师鞠躬致谢,也止不住流泪。在温馨的气氛中,学生为每位老师鼓掌。时不时有孩子奔过去,把糖果饼干塞在小强口袋里,有小女孩还去抱抱他。最后一位是校长,她把

厚厚一叠钱使劲塞进捐款箱,然后向着台下大声说:“同学们,谢谢你们,能帮助别人是快乐的。”方明也走上台,他说,这是爱满天下的精神,并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钱投入箱内,全场响起更热烈的掌声。

捐款一分为二,一半给小强。所有的衣物装上卡车,每班派代表,送去儿童福利院。迎着阵阵桂香,交大子弟小学师生把满满的爱送了出去。一群孩子簇拥着小强,抢着安慰他,七嘴八舌说着各种趣事。看得出来,全校学生熟悉这个孩子,非但不嫌弃他,还把他当作学校一员,希望他分享大家的快乐。轮椅离开很远了,孩子们还站在校门口不断喊,小强再见!小强再见!这件事已过去了二十多年,当年的学生都已长大,那个不幸的孩子我再未见过,但我相信,每年桂香满城的日子,很多人和我一样会想起这件事,心变得一片柔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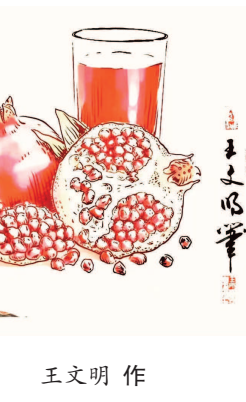
桂树静默一年,才在灿烂的秋阳里,有幽幽桂香自那里蒸腾。桂花馨于染,如此绚烂芬芳,来自于一种凝练,一种生命的陪伴。学校中爱的氛围同样来自无处不在的细节,身处其中,人就有了底气,就会有勇气面对苦难。世间一些美好的东西,带走与留下的,都在无声地摇曳,盛满了岁月,也盛满了情。因此,一座城、一个学校,就有了炽热的温度。

色,远超名校硕士、博士生。一个人的智商、能力,都是天生的,而真正需要发挥智商、能力的,是在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及身体真正成熟后,且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愿不愿意为之努力后。女儿七岁时,曾一本正经地向全家宣布,她要当作家了,要开始写小说,且说干就干,找出一沓A4纸,裁成两半,要妈妈帮她装订成一本小册子,然后,废寝忘食地坐桌前,一口气写了好几

孩子的成长 黄惟群

老糊涂 桑胜月

边看边聊



石榴熟了 王文明作

孩子的教育,我们完全开放式,从不逼他们做任何事。别人孩子都送补习班,几年、十几年地送,我们从不,也不像别的孩子那样,钢琴、跳舞成为必修。我们的理念只有一个,让我们的童年过得开心。

童年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应该无忧无虑。一个孩子过不好童年,在我看来,是家长的错。小孩都是喜欢玩的,我们喜欢看他们玩得开心的样子。一

对孩子的教育,我们完全开放式,从不逼他们做任何事。别人孩子都送补习班,几年、十几年地送,我们从不,也不像别的孩子那样,钢琴、跳舞成为必修。我们的理念只有一个,让我们的童年过得开心。

童年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应该无忧无虑。一个孩子过不好童年,在我看来,是家长的错。小孩都是喜欢玩的,我们喜欢看他们玩得开心的样子。一

对孩子的教育,我们完全开放式,从不逼他们做任何事。别人孩子都送补习班,几年、十几年地送,我们从不,也不像别的孩子那样,钢琴、跳舞成为必修。我们的理念只有一个,让我们的童年过得开心。

童年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应该无忧无虑。一个孩子过不好童年,在我看来,是家长的错。小孩都是喜欢玩的,我们喜欢看他们玩得开心的样子。一

对孩子的教育,我们完全开放式,从不逼他们做任何事。别人孩子都送补习班,几年、十几年地送,我们从不,也不像别的孩子那样,钢琴、跳舞成为必修。我们的理念只有一个,让我们的童年过得开心。

童年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应该无忧无虑。一个孩子过不好童年,在我看来,是家长的错。小孩都是喜欢玩的,我们喜欢看他们玩得开心的样子。一

对孩子的教育,我们完全开放式,从不逼他们做任何事。别人孩子都送补习班,几年、十几年地送,我们从不,也不像别的孩子那样,钢琴、跳舞成为必修。我们的理念只有一个,让我们的童年过得开心。

童年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应该无忧无虑。一个孩子过不好童年,在我看来,是家长的错。小孩都是喜欢玩的,我们喜欢看他们玩得开心的样子。一

对孩子的教育,我们完全开放式,从不逼他们做任何事。别人孩子都送补习班,几年、十几年地送,我们从不,也不像别的孩子那样,钢琴、跳舞成为必修。我们的理念只有一个,让我们的童年过得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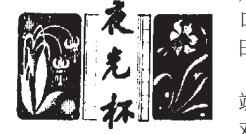
童年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应该无忧无虑。一个孩子过不好童年,在我看来,是家长的错。小孩都是喜欢玩的,我们喜欢看他们玩得开心的样子。一

对孩子的教育,我们完全开放式,从不逼他们做任何事。别人孩子都送补习班,几年、十几年地送,我们从不,也不像别的孩子那样,钢琴、跳舞成为必修。我们的理念只有一个,让我们的童年过得开心。

童年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应该无忧无虑。一个孩子过不好童年,在我看来,是家长的错。小孩都是喜欢玩的,我们喜欢看他们玩得开心的样子。一

对孩子的教育,我们完全开放式,从不逼他们做任何事。别人孩子都送补习班,几年、十几年地送,我们从不,也不像别的孩子那样,钢琴、跳舞成为必修。我们的理念只有一个,让我们的童年过得开心。

童年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应该无忧无虑。一个孩子过不好童年,在我看来,是家长的错。小孩都是喜欢玩的,我们喜欢看他们玩得开心的样子。一



夜光杯

养育